

評選
圈點

六朝文絜箋注

二

上海中原書局

印行

六朝文絜箋注卷二

海昌許漸評選

德化黎經誥覺人箋注

福州林羣玉琴南

芸耕鄰

望江何聲

灝伯梁煥仲

參定

詔

敕條制禁奢靡詔

蕭子顯齊書曰武帝永明七年冬十月己丑下此詔

南齊武帝

齊書曰武帝諱曠字宣遠太祖長子也建元四年太祖崩上卽位

語質而厚漢詔之遺

三季澆浮舊章陵替

國語郭偃曰夫三季之王宜亡也韋昭注曰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許慎淮南子注曰澆薄也尚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孔穎達禮記正義曰陵越也

爾雅釋言替廢也左氏傳閔子馬曰下陵上替能無亂乎

易曰定天下之吉凶也

史記周易曰矩則法也

靡動違矩則

史記周易曰矩則法也

或裂錦曳繡以競車服之飾

史記周易曰周易

譜本竝脫曳字從舊刻古文管窺補

幽王后好聞裂繪聲尚書曰車服以庸

蔡邕協和婚賦曰車服照路駿駢如舞塗金鏤石以窮塈域之麗說文日塗塗也金部錯金涂也謂以金措其上也爾雅曰鏤鏤也郭璞注

日刻鏤物爲鏤列女傳曰霍光薨夫人顯改更光時所造塈而移大

風俗之敵古今
一二讀此爲之
慨然

魏帝能文章者
僅孝文爾句法
歷落竝無堆垛
一如矣

之築神道爲輦閣幽閉良人奴婢又治第宅作乘輿輦盡繡綯鞶黃
金塗爲薦輪水經注曰黃水南有李剛墓見其碑有石闕祠堂石室

三間鏤石作椽周禮春官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鄭元注曰域兆表之埜域

曰班白者不提挈左太冲吳都賦曰雖累葉百疊而富強相繼劉淵林注曰葉猶世也

漢書曰蕭何爲法較

古漢書注曰可明爲條制嚴勒所在悉使畫一漢書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顏師古注曰

整齊也如復違犯依事糾奏漢書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顏師古注曰

舉賢詔

魏收魏書曰太和二十年七月戊寅帝以久旱咸秩羣神自癸未不食至於己酉是夜澍雨大洽丁亥下此詔

北魏孝文帝

魏書曰孝文帝諱宏獻文帝長子顯祖甚愛異之皇興三年立爲皇太子五年秋卽皇帝位

炎陽爽節秋零卷澍

漢書李尋曰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爽節言失時也說文曰零徐雨也

又曰澍時雨也所以澍生萬物也

在予之責實深悚慄

字林曰悚惶遽也毛萇詩傳曰慄慄懼也故輟膳

三晨以命上訴

輟止也說文曰膳具食也異苑曰管寧汎海遭風船重傾沒寧潛思良久曰吾嘗一朝科頭三晨晏起今

天怒威集過恐在此班固東都賦曰下民號而上訴上帝懷而降監訴通作憇靈鑒誠款曲流雲液

廣雅曰款誠也

嵇叔夜琴賦曰蒸靈液以播雲雖休弗休寧敢愆怠尚書曰雖休勿休說文曰愆將

尚書曰新書曰反慎爲怠將

文人之筆帝王
之度只如此便
佳

高祖不二託魏
國事魏苦辭求
退世宗爲太子
高祖手詔言之

有賢人湛德高士凝棲

爾雅曰湛厚也王逸
楚辭注曰凝止也

雖加詮采未能招致通俗

文曰擇其精訪幽谷舉茲賢彥

毛詩曰出自幽谷晉書嵇含曰華池豐屋廣延賢彥

直言極諫

匡予不及

史記文帝曰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

與太子論彭城王詔

魏書曰太和二十年正月壬辰改封始平王魏爲彭城王二十一年正月丙申立皇

子恪爲皇太子

北魏孝文帝

汝弟六叔父魏

北史曰魏字彥和少而歧嶷姿性不羣雅好屬文長直禁內參決大政

清規懋賞與白雲俱潔

梁武帝謝徵補謝朏等表曰清規懋賞厭榮舍紱以松竹爲心

雅裁兼擅其美尚書曰功懋懋賞

博綏也吾少與綢繆提攜道趣

毛詩曰綢繆牖戶記曰長者與之提攜每請解朝纓

恬真

邱壑

說文曰縷冠系也郭璞爾雅注曰地自然生曰邱又曰壑谿壑也

吾以長兄之重未忍遠離何

容仍屈素業長嬰世網

董仲舒賦曰孰若反身于素業兮莫隨世而輪轉嵇康養生論曰奉法循理不絃世網陸

吾百年之後其聽魏辭蟬舍冕遂其冲挹之性

十衡詩曰世網嬰吾身說文曰嬰繞也

吾

百年之後其聽魏辭蟬舍冕遂其冲挹之性

訓子金第具是
數言深致亮一
二乎如見

洞徹末流惡習
大仙箴銘格言
誰謂齊梁間盡
磨靡之奏耶今
之士大夫當書
此於門屏几席
可以起廢疾誠
嘗育矣

古今注曰貂蟬胡服也。貂者取其有文采而不炳煥外柔易而內剛勁也。蟬取其清虛識變也。說文曰冕大夫以上冠也。字書曰冲虛也。周公設政管蔡流言以毀周公成王仍惑管蔡之言未知周公之志疑其將篡心益不悅故公乃作詩言不得不誅管蔡之意以貽成王。楊倞荀子注無使成王之朝翻疑姬旦之聖不亦善乎。孔穎達毛詩疏曰武王既崩周公設政管蔡流言以毀周公成王仍惑管蔡之言未知周公之志疑其將篡心益不悅故公乃作詩言不得不誅管蔡之意以貽成王。

王汝爲孝子。毛詩曰君子有孝子勿違吾敕。

禁浮華詔

李百藥北齊書曰文宣帝改武定八
年爲天保元年六月辛巳下此詔

北齊文宣帝

北齊書曰文宣帝諱洋字子進高祖第二子武定八年卽皇帝位

頃者風俗流宕浮競日滋。漢書地理志曰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俗說文曰宕過也。鄭元毛詩箋曰競逐也。家有吉凶務求勝異婚好惡舍取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風俗說文曰宕過也。鄭元毛詩箋曰競逐也。

婚喪葬之費車服飲食之華動竭歲資以營日富

儀禮曰問歲月之資鄭元注曰資行

用也說文曰資貨也毛詩曰彼昏不知壹醉日富

又奴僕帶金玉婢妾衣羅綺史記李同說平原君曰君

之後宮以數百婢妾被綺縠餘梁肉晉書曰謝石紈綺盡于婢妾財用糜於絲桐不可謂惜力左太沖魏都賦曰錦繡襄邑羅綺朝歌

始以物出爲奇後以過前爲麗上下貴賤無復等差

孔穎達禮記疏曰王之子弟有

綽括總考

三等今運屬維新思蠲往弊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廣雅曰蠲除也反

樸還淳納民軌物

左氏傳曰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

可量事具立條式使儉而獲中

敕

與臧叡

李延壽南史曰叡字德仁東莞莒人宋武敬皇后兄少好學善三禮貧約自立操行爲鄉里所稱武帝

受命拜太常丞初三年致事拜光祿大夫

夫加金章紫綬卒少帝贈左光祿大夫

宋武帝

南史曰武帝諱裕字德輿彭城縣綏輿里人姓劉氏漢楚元王交之二十一世孫也帝風骨奇偉不治廉

閔小節元熙二年晉帝禪位改元熙爲永初元年夏六月丁卯即皇帝位

頃學尙廢弛後進頑業

郭璞爾雅注曰弛放也論語集解後進謂後輩也頑廢也

衡門之內清風

輶轡

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又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

良由戎車屢警禮樂中息

周禮夏官戎僕

掌馭戎車晉書輿服志曰戎車駕四馬天子親戎所乘也顏師古漢書注曰警者戒肅也

浮夫近志情與事染豈

可不敷崇墳籍敦厲風尙此境人士子姪如林

毛詩曰彼都人士又曰殷商之旅其會如

林呂氏春秋曰梁國之北地名黎邱有奇鬼焉善效人之子姪昆弟之狀子姪之稱蓋始於此明發搜訪想聞令軌

麗語能模雋語
能消忘其駢偶
誥敕之文如此
柰何輕議六朝

孔穎達毛詩疏曰從明而至夜則地闇至旦而明則地開發張揖廣雅曰軌迹也然荆玉含寶要俟開鑿

與楊德祖書曰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孫綽賀循像贊曰質與荆王參貞鑒與南金等照蒼頡篇曰瑩治也幽

蘭懷馨事資扇發

嵇康詩曰二子贈嘉詩馥如幽蘭馨曹植詰咎文至若炎旱赫羲風扇發

獨習寡悟。

義著周典。今經師不遠而赴業無聞。
莫不受經又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四姓小侯置五經師以非列侯故曰爾雅曰誘准說文曰勸勉

者鮮。或是勸誘未至邪。說文曰：勸勉也。爾雅曰：誘進也。想復宏之。

爲武帝與謝朏敕 南史曰謝朏字敬冲莊之子十歲能屬文琅邪王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復爲後來特達莊撫朏背曰真吾家千金建武中與何胤並徵不出高祖踐祚再徵又不至遣王果敦譬朏朏謀於胤胤曰興王之世何可久處朏遂出詔爲司徒尚書令後改授中書監司徒衛將軍卒時年六十六謚曰靖孝

沈約

吾以菲德屬當期運 蔡邕陳太丘碑文曰含鑒與吾賢思隆治道。禮記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曰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

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高注淮南子曰蔽闇也實

寄賢能匡其寡闇尚書曰建官推賢位事惟能爾雅曰匡正也嘗謂山林之志上所宜宏

激貪厲薄義等爲政晉書隱逸傳贊曰激貪止競永垂高躅後漢書

反之忠孝論語子曰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尚書曰元首明哉又曰百司庶府雖復執

文經武各修厥職左氏傳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阮籍咏懷詩曰才非允文器非經武周禮天官小宰令於百官府曰各修乃職考乃法待乃事以聽王命

羣才競爽以致和美左氏傳曰齊公孫竈卒司馬竈

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杜預注曰競彊也爽明也論語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

美而鎮風靜俗變教論道玉篇曰鎮安也戰國策曰變古之教易古之道尚書曰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

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考工記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

堯讓天下於許由不受而逃去於是遁耕於中岳颍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其友巢父牽犢

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爲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

求其名譽汚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由沒葬箕山之巔亦名許由山在陽城之南十餘里孔安國尚書傳曰膺當也是用虛

心側席屬想清塵。

老子曰聖人虛其心實其腹禮記曰有憂者側席而坐後漢書注曰側席謂不正坐所以待賢良也

楚辭遠遊曰聞赤松之清塵

後漢書曰崔駰以典籍爲業未遑仕進之事時

人或譏其太元靜答曰與其有事則褰裳濡足冠挂不顧人溺不拯則非仁也鹽鐵論曰孔子思堯舜之道東西南北灼頭濡足庶幾世

主之便望釋蘿襲袞出野登朝

晉書謝安傳論襯辟蘿而襲朱組去衡氈而踐丹墀

必不以湯

有慙德武未盡善不降其身不屈其志

尙書曰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慚德論語曰謂武盡美矣

未盡善也武指樂此言武王論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楊子法言曰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於巖石之下

往蒲輪空歸

高士傳曰老萊子耕於蒙山之陽或言於楚王王使人聘以璧帛漢書曰武帝詔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如璧

徵魯傾首東路望兼立表

晉書羊祜嘗與從弟琇書曰旣定邊事尙申公傾首東路角巾東路歸故里曹植洛神賦曰命僕夫

而就駕吾將歸乎東路史記穰苴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

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日中而賈不至陸機思歸賦曰願靈

暉之從景恒立表以望之義軒邈矣古今殊事

義太昊伏羲氏軒皇帝軒轅氏皆古帝號文子曰三皇五帝三王殊事而同心異不獲總駕崆峒依風問道

謝靈運詩曰總駕越鍾陵還路而同歸

顧望京畿莊子曰皇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

今方復引領雲臺

宦起極有意致令人不可捉摸

柳詔也見說文
解字

虛已宣室。左氏傳呂相絕秦曰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
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又賈逵傳肅宗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
雲臺皇帝善逵說前書五行志曰周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己而問
焉史記曰賈生徵見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
之本三輔黃圖曰宣室未央前殿正室也淮南子曰周武王殺紂於
宣室漢取舊名也。 約賢之媿載結寢興。毛詩曰乃寢乃興又曰載寢載興

六朝文絜箋注卷二終

四

六朝文絜箋注卷三

海昌許橒評選

德化黎經誥覺人箋注

福州林羣玉琴南
芸耕鄰

望江何聲

灝伯梁
換仲呂

令

與湘東王論王規令

梁書曰世祖元皇帝諱繹
高祖第七子初封湘東王

梁簡文帝

梁書曰太宗簡文皇帝諱綱字世續高祖第三子
昭明太子母弟也天監二年十月丁未生於顯陽

殿五年封晉安王大通三年詔立爲皇太子四年移
還東宮太清三年五月丙辰高祖崩辛巳卽皇帝位

威明昨宵奄復殂化甚可痛傷

奄忽也說文曰殂往死
也尚書曰帝乃殂落

其風韻遒上

一作神采標映

遒勁也千里絕跡百尺無枝

曹植與楊修書曰飛軒
絕迹一舉千里枚乘七

正發曰龍門之桐百尺無枝

文辨縱橫才學優贍

史記秦王曰知一縱一橫
其說何小爾雅曰贍足也

跌宕之

情彌遠濠梁之氣特多斯實俊民也

揚雄自叙曰雄爲人跌宕公羊
注曰跌過度莊子曰莊子與惠

規字威明簡文
爲晉安王規爲
長史及立爲太子
子規爲太子中
庶子大同二年
卒簡文出臨哭
與湘東王此令
劉子謂中庶子
遵也先規一年
卒詔選本以簡
文爲昭明劉爲
孝綽並誤

子遊於濠梁之上。尚書曰：一爾過隙，永歸長夜。

陳古文隙字也。禮記曰：君子三年之喪若

驅之過隙，陸雲歲暮賦曰：揮促

節於短日兮，振修策于長夜。

西京雜記曰：東

能幻制龍御虎佩赤金刀說文曰：淮水出南陽平氏桐相大復山東南入海爾雅曰涸竭也禮記曰仲秋之月水始涸。

海人黃公少時

金刀掩芒長淮絕涸。

西京雜記曰：東

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

玉篇曰：孟始也。四時之首月曰孟月。悼傷也。毛詩曰：中心是悼王生

規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

卽王答羣下勸進初令

梁書曰：大寶二年太宗崩。羣下奉表勸進元帝奉諱大臨三日百官編素乃答之。

梁元帝

孤以不德天降之災。

尚書曰：古有夏先王枕戈飲膽。扣心泣血。

劉琨與親

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耳。史記曰：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卽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李陵答蘇武書曰：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

與親

哭之對曰：樹欲靜而風不定。子欲養而親不待也。吾請從此辭矣。

孔子曰：子何

此百憂郭璞穆天子傳注曰：萃集也。

禮記曰：霜露既降君子履

甫聞伯升之禍彌切仲謀之

我生之後逢

元帝性好矯飾始居父宣太后憂依丁蘭作木母及武帝崩祕喪歸年乃破凶問狡人好語固不足信也

悲

後漢書曰光武帝長兄伯升素結輕客必舉大事時王莽敗亡已兆天下方亂光武遂與定謀更始元年正月伯升破王莽納言將

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於清陽進圍宛城二月辛巳立劉聖公爲天子伯升爲大司徒五月伯升拔宛未幾爲更始所害光武追謚曰齊

武王吳志曰孫權字仲謀兄策既定諸郡時權年十五以爲陽羨長郡察孝廉州舉茂才行奉義校尉漢以策遠修職貢遣使者劉琬加

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惟中弟年最壽爾建安五年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若封冢

既殯長蛇卽戮左氏傳曰昔有仍氏有女后夔娶之生伯封貪婪無厭謂之封豕又申包胥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薦食上

國虐始於楚杜預注方欲追延陵之逸軌繼子臧之高讓左氏傳曰

吳貪害如蛇豕

曰吳貪害如蛇豕

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

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坱於子臧以無失節曹植詩曰子臧讓千乘季札慕其賢

豈資秋亭之壇安

事繁陽之石

東觀漢記曰諸將請上尊號皇帝於是乃命有司設壇場于鄗之陽千秋亭五成陌皇帝卽位漢書地理志魏

郡縣繁陽應劭曰在繁水之陽張晏曰其界爲繁淵魏志曰漢帝以衆望在魏乃召羣公卿士告祠高廟使兼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

授禪位乃爲壇於繁陽庚午王升壇卽阼百官陪位事訖降壇親燎成禮而反侯景項籍也蕭棟殷辛也

梁書曰侯景字萬景朔方人驍勇有旅力善騎射始爲齊神武所用神武疾篤其世子澄爲書召景景慮禍表請降梁後遂覆陷都邑史記曰

引古立案攷精而撰語附

項籍下相人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

三年滅秦自立爲西楚霸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南史曰蕭棟

字元吉簡文見廢侯景奉以爲主年號天正末幾矯棟詔行禪讓禮

封蕭棟爲淮陰王史記曰殷哀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

紂赤泉未賞劉邦尙曰漢王史記曰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

目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赤

泉侯卽楊喜也項羽威高帝封之白旗弗縣周發猶稱太子史記曰武王伐殷斬紂

頭懸之白旗尙書大傳

曰唯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干孟津之上鄭元

曰四月周四月也發周武王也卒父業故稱太子也飛龍之位孰謂

可躋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付一作議後漢書曰

光武諸將議上尊

號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

羣公卿士其

喻一作孤之志無忽

教

建平王聘隱逸教

江淹

未建平王景素
文帝第七子去
之子也位南徐

州刺史加都督
好文章書籍招

集才異之去時

府州國紀綱李善宋公修張良廟教注曰綱紀謂主簿之官也教主
簿官之故曰綱紀猶今詔書稱門下也虞預晉書東平

廢帝不道內外皆屬意宋率而楊運長等深忌之元微四年或告真素臺城已爲臺軍所殺

主簿王豹白事齊王曰况媯水之內也夏謂禹也禮記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

雖周惠之富猶有漁潭之士

媯謂舜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舜所居

豹雖陋故大州之綱紀也劉淵林魏都賦注曰潭淵也屈平卜居曰橫江潭而漁揚子雲解嘲曰或橫江潭而漁漢書注亦引劉注龔子曰觀淵林之所引則知子雲之言實本於原也然今卜居漢教之隆亦見棲山之夫後漢書曰無此語豈今楚辭非古全本也漢教之隆亦見棲山之夫後漢書曰嚴光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卽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令以物色訪之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大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卽日臨其館光臥不起帝卽其臥而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光曰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復引入論道舊故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

處矜鍊首遞絕非肥鑿濃香故妙

山富春迹絕雲氣意負青天莊子曰絕雲氣負青天皆待絳螭驤首翠虬來儀顏師古漢書注曰螭似龍一名地螻虯卽龍之無角者揚雄解難曰獨不見夫翠虯絳螭之將登乎天虯通作虬是

一本無獨字扇百代餘烈激厲一本無後生典引曰扇遺風布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春秋元命苞

曰文王積善所潤之餘烈斯乃王教之助古人之意焉吾稅駕舊楚憇乘汀潭史通陸士衡高祖功臣頌曰舊楚是分毛萐詩傳曰憩息也玉篇曰汀

六朝文絜箋注卷三教

代帝時遷爲永
嘉太守今浙江溫州府

水際平沙也。顏師古漢書注曰：潭音尋，旁深也。挹於陵之操，想漢陰之高。

孟子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

陵後，漢書藝文志於陵欽劉向上於陵子序於陵仲子爲人灌園，著書十二篇。莊子曰：子貢南游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而山川遐久流風亡。

說文曰：遐遠也。孟子曰：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

沫已養志數人，竝未徵采。善操將棄良用慨然。

後漢書梁竦曰：閒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

自娛。莊子曰：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說文曰：徵召也。顏師古漢書注曰：操所謂執持之志行也。

宜速詳舊禮各遣

繡招。

說文曰：繡淺絳也。庶暢此幽襟以旌蓬華。

賈逵國語注曰：旌表也。事通作筆。禮記曰：

筆門主籥鄭元注曰：筆門荆竹織門也。晉書皇甫謐傳贊曰：士好安逸，栖心蓬草。

永嘉郡教

邱遲

梁書曰：遲字希範，吳興烏程人也。八歲便屬文，父靈鞠常謂氣骨似我高祖，著連珠詔羣臣繼作者數十人。

文最美。天監三年出爲永嘉

太守，不稱職爲有司所糾。

貴郡控帶山海，利兼水陸。

晉書張華傳：馮紈曰：善政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史記吳王濞傳：贊曰：吳王之王由

父省也能使其衆以擅山海利。左思蜀都賦曰：水陸所奏，兼六合而交會焉。

實東南之沃壤，一都之巨會。